

新研究領域的誕生-歐洲大學聯盟 (European University Alliance,EUA)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歐洲大學聯盟催生了新一輪的研究熱潮，這項倡議為歐洲層面的高等教育改革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2023 年 9 月，當筆者在中歐大學公共政策系開始攻讀歐洲大學聯盟 (EUA) 專業的博士學位時，還在為找不到足夠的書目來充實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獻綜述而苦苦掙扎。

僅僅一年之後，專門以聯盟為主題的文章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而且在筆者非正式的「歐洲大學倡議」研究小組中，聚集了來自 11 個國家 20 所不同大學的 28 名研究人員。

這些研究者是如何探討歐洲大學聯盟這一主題的？

實際上，歐洲大學聯盟是由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 50 所大學組成的網絡。目前，它們已擴展到 35 個國家的 430 所高等教育機構，吸引了約 1,700 個相關合作夥伴，其中包括 30 所烏克蘭大學。

聯盟的成立是為了響應新伊拉斯莫斯計畫連續四次的資助號召，建立多校區大學，以加速歐洲大學之間在教學、研究和社區參與方面的國際合作。

這現象的規模、發展速度和性質自然引起了各學科學者的關注，特別是因為有大量新的實證資料可供研究。

什麼是歐洲大學聯盟？

研究人員正在努力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界定這些新實體的概念。正如 Andrew Gunn 所言，它們是否只是歐洲對全球大學網絡化趨勢的回應，從而使其成員大學在全球人才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亦或它們是更具實質性的「學習網絡」，大學在其中「分享知識、確定策略並進行道德反思」，以更好地滿足歐洲社會的需求？

它們是否應被視為 Peter Maassen 等人提出的「元組織」(meta-organisations)，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以實現歐盟幾十年來一直追求的高等教育政策目標？它們是由專案資金連結在一起的「交易型夥伴關係」，還是具有 Albert Nijboer 和 Francesco Girotti 所描述的「變革型

夥伴關係」的要素？提出這些問題不只是一種智力活動，它們有助於形成對聯盟的集體態度，並幫助各國政府調整本國對聯盟的因應措施。

「轉型」這個詞在這個圍繞聯盟聚集起來的新的認識論群體中無疑是人人都在談論的話題，例如，2024 年 9 月在部長理事會主席國西班牙主持下召開的第二屆聯盟高層論壇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學術界仍然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這種體制轉型正在發生。歐盟執委會即將推出的監督框架或許可以證明這一點。

答案很可能是無法提供的，因為聯盟表現出了上述每一種要素，而且由於非常開放的政策設計的性質，它們之間又有很大的不同。Antonin Charret 和 Maia Chankseliani 探討了這種多樣性，並將歐盟聯盟內的實驗過程比作根莖，「以顯示聯盟和參與的高等教育機構是如何進行嘗試、建立新的聯繫、走彎路、遇到死胡同或慶祝成功的」。這項倡議的普及程度如何？

許多人擔心，歐洲大學倡議（European Universities Initiative，簡稱 EUI）是一種歐洲層面的卓越倡議，將導致歐洲高等教育格局進一步分化為精英研究型大學與應用型或地區性高等教育機構。

由於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在其協調和參與的聯盟數量上遙遙領先，許多人很快就得出結論，認為這項倡議僅惠及集中在西部和南部的國家。但最近發表的利用歐洲高等教育登記冊定量數據進行的研究表明，與一個國家的學生規模相比，聯盟成員在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分佈相當均衡。

同樣，研究也表明，歐盟 54% 的博士生目前就讀於聯盟成員的大學。至於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則是另一回事。

向高等院校的其他部門轉讓知識

歐盟各國聯盟的進展水準差異很大，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資助始於四年期間的不同時間，還因為它們的起點大相逕庭。有些聯盟源自於先前的合作，有些則是全新的。

在嘗試不同的管理結構、重新制定國際化策略、創新教學模式、建立新的研究合作關係、調整行政程序以適應新的流動計畫的過程中，這些聯盟面臨許多挑戰，但同時也為其他聯盟開闢了一條道路。向其他大學轉讓知識很難實現，但聯盟本身也從學術角度進行了大量的自

我反思。

結果是進行了一些規模較小的研究，深入分析可供其他聯盟借鑒的具體做法。例如，Forthem 聯盟的學者們探討了聯盟內的日常實踐如何有可能增強參與者的歐洲認同感。另一個例子是 EELISA 聯盟航空學教授的一項研究，他們廣泛調查和評估了五個大學聯盟（EELISA、CIVIS、YUFE、CONEXUS 和 ARQUS）的創新教學實踐。

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的新浪潮？

由於覆蓋面如此之廣，人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看到了歐洲高等教育空間的一種收縮。Marina Cino Pagliarello 在倡議之初撰文指出兩種可能的發展軌跡——一種是歐洲大學聯盟辦學機構成為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的催化劑，另一種是（跨）國家機構成為推動聯盟發展的主要力量。

該倡議啟動五年來，我們的處境如何，目前尚無定論。一方面，有些人注意到歐洲大學倡議強調了大學和學院在歐洲計畫建設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Lee Rensimer 和 Rachel Brooks 認為，這取決於被問及的社會行動者的類型——有些行動者將歐洲大學倡議視為實現進一步歐洲化和更深層的歐洲一體化的工具，而另一些行動者則強調其他目標。

該倡議之所以在大學中受到歡迎，似乎正是由於政策目標的這種橫向性，這就為解釋留出了餘地，並使工程專業大學和藝術院校等不同機構產生了主人翁感。

儘管如此，對 31 個聯盟如何在使命陳述中展現其特性的研究發現，圍繞低風險和容易被利益相關者接受的價值領域，聯盟的聲明高度同質化，這可能是由於要滿足資金徵集要求的壓力所致。

對國家政策和政治的影響

對各國實施歐洲大學倡議情況的研究在數量上有些落後。一個例外是由新伊拉斯莫斯機構資助的對波蘭實施歐洲大學倡議所面臨挑戰的調查。

筆者自己的研究探討了各國政府如何應對歐洲大學倡議，以及自聯盟進入政策領域以來，歐盟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中的權力動態。

雖然我們還在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分析這項倡議對國內的確切

影響，但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聯盟已經喚醒了歐洲層面高等教育改革合作的睡美人，研究人員正在認識到它們的研究潛力，並在密切觀察它們的影響。

撰稿人/譯稿人：林雅婷

資料來源：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1107121316461>

